

彩插珍藏版

孟兰变

孟晖
燕王 MEI
著
绘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彩插珍藏版



孟晖 著
燕王 W.F. 绘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 京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孟兰变：彩插珍藏版 / 孟晖著；燕王 WF 绘. -- 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18.8
ISBN 978-7-200-13565-7

I. ①孟… II. ①孟… ②燕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2807 号

出品人：安 东 高立志
策划编辑：高立志 王忠波
责任编辑：王忠波 向 雳
项目统筹：向 雳
特约编辑：黄纯一 常守朱
封面设计：泽 丹
封面绘图：燕王 WF
责任印制：宋 超

孟兰变 (彩插珍藏版)

YULAN BIAN

孟 晖 著

燕王 WF 绘

出 版：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北三环中路 6 号

邮 编：100120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
发 行：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
印 刷：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29.25 字 数：250 千字

版 次：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200-13565-7

定 价：15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本社负责调换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 2393

图书策划：■ 活字文化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薰香的艺术（序）

王德威

公元第七世纪的末叶，武则天以母仪君临天下，开创大周朝。李唐子孙，或遭幽禁放逐，或遭刑戮监视，一时四散飘零。武则天称帝以前的三十年里，已经挟高宗之名，摄理朝政。凭着她的机警权谋、残酷阴狠，她终于扶摇直上，成就了空前绝后的帝业。

孟晖的《孟兰变》以武则天即位后的数十年为背景，写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宫闱故事。这几年有关武则天的轶闻艳史，早已成为影视媒体的焦点。渲染搬弄，几至穷斯滥矣。孟晖选在热潮将退之际才推出她的《孟兰变》，显然有备而来。武则天不是她小说的主角，但女皇无所不在的权威阴影，成为启动叙事的契机。孟晖有兴趣的是想象那样一个时代里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：伦理的、政治的，以及情欲的关系。外戚世族、王子公主、蕃将妖僧、佞幸男宠，还有无数的彩女侍从，勾心斗角，交织成极复杂的网络。这网络又以圣神女帝为辐辏点。天威难测，谁能预卜自己明日的命运？皇恩浩荡的排场下掩不住一波波的死亡斗争；骄奢淫逸之后，是无边荒凉的生命叹息。

而我以为孟晖的关怀犹不止于此。她有心描写种种朝仪政争的空档间，王公命妇怎样过日子。皇家吃尽穿绝是我们想当然尔的说法，但写出他们到底吃什么、穿什么，才是一大挑战。孟晖曾受中古文物史专业训练，想来对她重建唐代贵族日常生活的点滴，极有助益。在罗列种种物质资料之余，孟晖暗示这些资料其实指涉、象征了上述的人际关系。更重要的，从人与人、人与物的描写间，她看出了一段特属唐代的历史风采，审美情态。

这大约是孟晖真正用心的所在了。大唐开国未百年，满朝雄浑不羁的精力，犹自方兴未艾，女帝专权，江山动荡，益发释放出更多的野心，更多的好奇。这是怎样充满矛盾的时代？乾坤颠倒，却丝毫不减风流本色，政治的异变恐怖反而促生了艺术的璀璨光华。孟晖把武则天短暂的世代写成中国中古“工艺复兴”的奇特时刻。女皇铁腕治国之际，似乎更有余力照顾细腻的生活政治。织金炼玉、踵事增华。在绫罗锦绣间，宫廷的阴谋、边疆的兵事，此起彼落。贵族巧匠竞相献艺，固然是投圣神皇帝所好，也未尝不是一种逃避。君心似海，奇技淫巧成了他们的寄托。但对孟晖而言，艺术神秘的召唤亦从中而起。无论是一匹织锦或是一团金线，一支新曲或是一个香薰球，只要精益求精，就能成就自在的价值。而对朝廷的残暴，艺术不是逃避，反代表了颀颀、救赎姿态。

历史小说从来是中国说部的大宗，近年尤其受到欢迎。数年前去世的台湾作家高阳，如今当红的二月河，都是个中的佼佼者。孟晖是小说界的后起之秀，《孟兰变》是她第一个长篇。论腹笥史识，她当然不如高阳宽阔，论世故笔锋，她也不如二月河深刻。但在《孟兰变》里她另辟蹊径，凭艺事论史事，就生活看政治，自成一片天地。当多数作家读者的眼光集中在明清的时分，孟晖悄悄退到隋唐，遥想帝国初启的开阔气象，眼界已是不同。追根究底，历史小说无非是以今人眼光想象故人往事。鉴往知来也好，故事新编也好，总在今昔之间，琢磨参照不同时代的异同。孟晖选择的切入点是工艺器物，这在一片敷衍政治人事的历史小说主流中，尤其显得突出。她仿佛有意强调，人事兴亡有时而动，艺事巧思每每为文明留下长远痕迹。但孟晖不是天真的艺术至上论者，她太明白艺术与政治间千丝万缕的轳轳。究其极，色相劫毁，终归空无。小说以《孟兰变》为名，一股宗教度脱意图，终于涵盖书中所有爱欲嗔痴。

《孟兰变》的主要人物有二，武则天的孙子宜王李瑋，以及九成宫的才人柳贞风。宜王生父李弘是高宗和则天皇后的长子及皇太子。上元二年，太子暴薨，王妃幽居哀思，据称逝于十二年后。宜王长于深宫，俨若孤儿；他与祖母间的关系既亲且惧。柳才人曾侍奉太子夫妇。太子

故去，宫人多不知所终，唯有柳才人奉旨移居九成宫，日夜机杼为伴，成为出色的织女。

孟晖笔下的宜王仪容丰美，性情不羁。他与世家子崔文徽、西突厥小将永宁，因缘际会，结为兄弟。这三人间的义气豪情，是小说前半多所描绘的重点，但宜王的生命另有幽暗面。他的父母神秘死亡，自己前朝世子的身份动辄得咎。在祖母鹰犬的监视下，他的命运朝夕数变。宜王最觉安全的所在，竟是躺在自己早早为自己准备的棺材里，燃起雕有蛇纹的薰香球，等待死亡。然而就在香烟氤氲间，半梦半醒的宜王每有奇遇。一位宫装丽人，是他神思飘荡的对象。

另一方面，柳才人殚精竭虑，将似水年华尽付予一匹匹锦绣织品。长日漫漫，却时有一条小金蛇来访，带来无限灵思。当柳才人力图创新织成花样之际，金蛇衔来前所未见的圆金线，因此使她的技艺有了惊人的突破。

宜王与柳才人素昧平生，但却有一点灵犀，相思相通。孟晖写这两人的神秘牵引，已带有魔幻写实的色彩。小说开始，即是小金蛇游入才人深闺相见的场景。这段人蛇因缘贯串全书，成为最主要的线索。环绕其间的是宜王貌合神离的政治婚姻，结拜兄弟间的悲欢冒险，还有一桩桩血腥政治阴谋。神都洛阳气象万千，少年公侯顾盼自雄。但冤狱、酷刑、政变的阴霾何曾一日散去？宜王因此也是忧郁颓废的。唯有缥缈的梦中经历，让他心有所属。他偶然见到圆金线制法，不畏辛苦，居然习得了好手艺。是在埋首治制金线的片刻里，宜王有了安身立命的感觉。与此相应的是柳才人熟能生巧，发明“通经断纬”的缣丝织法。而金蛇衔来金线，得以让她织出了金光灿烂的织金锦缎。

宜王与柳才人是孟晖眼中不自觉的艺术家。处身宫廷风暴，他们难以全身而退，但他们化不可能为可能，从生活事物中淬炼自己的审美憧憬。香气与色彩升华了血腥与阴谋，耀眼的金线、炫丽的织金及织鸟羽技术烘托了一个服饰的乌托邦。然而如前所述，孟晖不是简单的艺术至上论者。服饰工艺何能自外于历史情境？宜王的捻制金线学自波斯奴，陡然提醒我们唐代中西文化的快速交流，其实以武力为后盾。而当柳才

人辛辛苦苦地编织金锦，她不会忘记她最大的供养人、消费者及鉴赏家正是武则天。

借着缕缕金线，孟晖于是把宜王、柳才人及武则天牵连到一块儿，随着故事发展，这三者的关系愈益复杂微妙。宜王与女帝 / 祖母为何爱恨交织？柳才人为何是太子李弘逝后硕果仅存的宫人？千头万绪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小说高潮急转直下，一桩骇人的宫闱惨案即将暴露。真相如何，这里暂且卖个关子。所要强调的是，孟晖初试身手，已写下一个相当耐读的“服装即政治”寓言；她对涵蕴艺术的历史动机，观察细密，感慨自在其中。

编织是《孟兰变》最重要的象征，也凸显了孟晖的女性（主义）立场。男耕女织是先民文化的原型。采桑织布不仅代表一种技术，也是一种性别、身份归属。武则天专权后，显然对此深有所见。根据陈弱水教授的研究，在被封为高宗皇后（656）后，武氏即大肆举行先蚕大典，以与皇帝的藉田仪式抗衡。先蚕始自汉代，顾名思义，正是劝桑促织，为女性的社会、经济地位正名之举。在武后治下，这本属次要的典礼喧宾夺主，成了帝国仪式的重头戏。¹ 看得出，孟晖是读过有关唐代历史的一些相关资料的，应该知道这一典故。《孟兰变》中的纺织因此成了带有政治意义的符号。当柳才人谨守本分，一杼一梭地织锦时，武则天早把这一女性“天职”扩而大之。她运筹帷幄，治天下有如缣丝维，穿梭引线，通经断纬，一时多少须眉臣服在她的裙裾之下。柳才人的巧手慧心，只宜由武则天验收成果，当她穿上织金锦的半臂时，她成全了才人的艺事。

而武则天编派事故，罗织政敌，其紧密细腻处，莫非也来自她的本能？《孟兰变》中一场场窥伺构陷、严刑峻罚，俱足令人惊心动魄。武则天眼线四布，一有动静，立时收网。皇嗣睿宗因密见内常侍范云仙及突厥可汗阿史那元庆，酿成巨案，宜王也几乎因此丧命。为了安排长清县主再嫁佳婿，崔文徽原本的婚姻巧被拆散。武则天的“特务头子”来

1 Chen Jo-Shui, "Empress Wu and Proto-Feminist Sentiments In T'ang China", in Frederick P. Braudauer and Chun Chieh Huang, eds., *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in Traditional China* (Seattle,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93), pp.78-80.

俊臣，为他的心得报告题名《罗织经》，岂竟偶然？

作为说故事者，孟晖编织史事与虚构，也一样颇有心得。小说开始的几条线索，乍看互不相属。宜王的家事纠纷，宜王、崔文徽与永宁的结义尚武，各有来头。中段以后，我们才恍然其间的细腻纠缠。宜王的婚姻是武李联姻；宜王妃凭其才智，其实与太平公主共成则天大帝智囊。宜王与结拜的兄弟情逾手足，同有推翻大周野心，但动机又何其不同。而当宜王情牵梦中宫女，文徽再娶、进入武氏集团核心，永宁与王妃又另有暧昧……各种线索刹时形成眩目的图案，直指书中伦理、政治及情欲风暴的核心。

孟晖当时也利用小说空间，填充种种有关唐代宫廷生活的景致。大至游艺骑射，小至装饰摆设，巨细靡遗。唐人入寝用薰香，小食包括鸭血汤、酥山，如厕有澡豆伺候，多能引人兴趣。识者或要认为孟晖在罗列器物服饰，已有过犹不及之嫌，我倒以为她的胆量仍不够大，不能把这些生活资料的积累视为当然，以致穿插起来，每有刻意求工之处。在这方面，《红楼梦》举重若轻的笔法，依然是她效法的对象。

但有什么能比出虚入实，编织有无更能触动孟晖呢？在她早期的作品中，如《有树的风景》《苍华》《十九郎》《蝶影》《春纱》等，孟晖触及了艺术“逼真”的幻魅诱惑。《有树的风景》画中有画，使叙述者像是“站到两面平行的镜子中间”，一面是画作，一面“是我的记忆”，“它俩彼此映照，使得我从任何一面上都看到了一片树影的无穷尽的重叠影像”。这几乎像是孟晖的创作观念了。《春纱》中的暧昧纱巾，《蝶影》中“绣”入主角腕上的淡淡蝶痕，《十九郎》中神秘的绮幔，《苍华》中碎而复原的古瓶，都透露着神秘的、物我相融的诱惑。真耶幻耶，尽在不言之中。《孟兰变》因此不妨视为孟晖这一阶段作品的集大成者。艺术的召唤法力无边，值得我们的角色生死以许。小说高潮，宜王步入九成宫内，他所梦想的美人盈盈相望。这是“真相大白”的时刻？还是他悠然入梦的时刻？死亡成了最后的蛊惑。

《孟兰变》叙述的宫廷政治，充满太多血腥矛盾，难以使人释怀。

小说中的父子君臣不断错位，武则天诛杀骨肉，宠幸男妾，不过是最引人侧目的例子。在这一片紊乱的伦理、情欲关系中，宜王与崔文徽、永宁间的生死交情，特别显得弥足珍贵。孟晖写三人啮臂为盟、池中共浴，以及崔文徽与宜王共结同心的情节，颇有男子同性欲望的暗示。但唐代男女欲望的流转，又岂能用今天的“性别话语”所衡量？也因此，当三人卷入高潮的明堂政变一景，他们各为其主，演出兄弟相残的场面却毫无惧色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此生的遗憾，有来生相报。

《孟兰变》又是本侧写亲情的小说。宜王自幼父母双亡，思念父母是他挥之不去的情结。他的结拜兄弟文徽及永宁也在成长过程中，成了无母之人。故事中两次写到宫人偷情难产，为人母的代价是如此创痛。但另一方面，武则天为了权谋，铲除亲生子嗣，犹自怨叹与高宗生不出好儿子，一样令人心惊肉跳。

面对这许多人间不义，艺术不及之处，宗教或可有解脱之道。小说后段孟兰盆节，有高僧法藏为武则天讲《华严经》。其时宜王散尽家财代祖母祈福，一赎罪衍。这里最重要的母题是《目连救母》变文的演述。目连僧为寻母下地狱，千回百转，不得母亲，誓不成佛。这是纯中国式的恋母故事。孟晖将其附会在她书中的思母情节，每似心有戚戚焉。

我不认为孟晖真心要以佛教教义，超脱她的小说情境。但佛家对色相与空无的看法，恰与她小说极力铺陈的繁华颓靡，形成因果，也因此，它丰富了孟晖对艺术与历史的憧憬。艺术最高的境界，不再炫耀感动，而在枯寂死灭中，“发潜德之幽光”。孟兰相传是鬼节，是逝去的亲人重回人间团聚的时刻。人与鬼，逝者与生者，已知与未知重新了断前缘。也是在这一刻，孟晖有意将艺术视为跨越死亡与生命、真实与虚构的桥梁。

作为孟晖第一本长篇小说，《孟兰变》因此极能显现她的才情与创意。我无意过分吹捧此书的成绩。它的叙述也许稍嫌平铺直叙，它的节奏也许前舒后促，它的人物场景也许仍不够精炼动人。但这些瑕疵无碍孟晖的眼界气派。“有血有肉”的关于明清历史的小说，我们看得多了，

《孟兰变》风格典丽工整，几乎泛漫着隋唐古墓壁画似的幽静与清凉。谁知道呢？这或许正是历史小说的一条新路。我想起了书中最重要的物件——宜王的香薰球：一缕暗香，先是若有似无，香气逐渐浮动流淌，愈趋浓郁，中人欲醉，不能自己。迷离之中，多少沧桑繁华历来到眼前，又化作缕缕青烟，返而复逝。薰香的艺术，也是孟晖小说的艺术。

2000年8月 美国

证圣元年（公元695年）……夏，四月，天枢成，高一百五尺，径十二尺，八面，各径五尺。下为铁山，周百七十尺，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；上为腾云承露盘，径三丈，四龙人立捧火珠，高一丈。工人毛婆罗造模，武三思为文，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，太后自书其榜曰『大周万国颂德天枢』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五·《唐纪》二十一

目 录

薰香的艺术（序）	i
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	1
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	149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章	333
-----------	-----

无边的金狮子（繁体版后记）	445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再版后记	448
------------	-----

为插图本写的几句话	451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绘制插图小记	454
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

第一节

一

他轻轻升上长满萋萋荒草的宫垣，昂首观望在寂夜中重重绵延开去的崇楼峨殿的阴影。在这一片广大的宫苑的西南角落，一点点灯火自一处处偏院内的楼堂间亮起，星星点点，似乎随时会被黎明前的轻风吹灭。那是宫娥们为梳妆点起的灯火。他沿着垣壁无声溜下，游过水流溶溶的御沟，片刻间，迷失在一片杨柳与桃李树的树林中。那一片荧荧星火，在林梢间隐隐闪现，引他走出荒林。他在一重重垣墙、一道道回廊复道、一座座庭院之间徘徊游走。他所经过的庭院，皆是芳草满庭、花木繁茂、山石颓塌、杳无人迹。最后，他望见了她映在素窗上的纤影。凝望她片刻，他悄然步上绘彩剥落的回廊尽端的廊梯，进入七襄楼二层上的西阁间，来到她面前。

这时，才人柳贞风坐在寒月一般闪烁着清冷光华的银镜前，正将一头乌发在头顶盘挽成髻。忽然，她发现，一条小金蛇盘卧在漆奁边的罗褥上。柳才人一惊，随即镇静下来。

“你这样早起，是饿了吗？等一等，我唤人来为你取拌蜜的香饭，香极了。”她以哄慰的语声说。这时，寝阁的门扉“呀”的一声被推开，紫儿捧着一漆盘刚刚采摘的带露花朵走了进来，恰好听到了柳才人的言语，接着，她也看见了小蛇，立即惊奇地瞪大了眸子。见柳才人连连向她使眼色，紫儿会意，轻步退出了房门。

柳才人静静坐着，双臂扬举，一双手在头顶盘挽着将完未完的发髻，向映在镜中的自己的面影端详。如果松手，用去将近半个时辰梳就的高髻将立即松溃。天色将明，她不会再有半个时辰的闲暇用以重新盘髻。



望一眼盘卧在妆奁畔的金蛇，她终于不能自禁，探出右手去取奁盒内的银钗。小蛇昂首盘立，如同萤火虫一般，通体发散金灿灿的荧光，光芒中隐显出蛇身上的银色花纹。它的一对菱眼仿佛夜光珠一般碧光莹莹，咻咻地吐着金色的两叉舌信子，看去异样地怖人。她的手轻抖着，捡起两支银钗。“叮”的一声，银钗与奁内的诸色簪钗相碰，叮铮悦耳。她几乎吓晕，以为金蛇马上会循声扑来。小蛇受惊，摇了一摇，似乎意欲逃走，然而，它随即依然盘立着，一动不动地呆望着她。

她松一口气，轻抽回右手，用银钗将发髻插定。镜中映出的高髻状如受惊飞起的鹞鸟临风扬展的一片翼翅，凌空巍巍耸立。高髻下的素额上，犹贴饰着隔宿的菱花形朱钿。一时，她定定望着镜中，不由自主地回想这张面庞曾经是何等莹洁。强压住骤然涌上心头一阵苦痛，她伸手去取来鑿花银粉盒。突然，她悟到，举手之间，自己浑然忘记了近在咫尺的小蛇。飞快地投去一瞥，她惊呆了。此时，金蛇将细长的身躯回环盘绕成错综的

形状，令人骇异。她迷惑地、厌恶地望着扭作怪状的蛇形，渐渐地，她心有所悟，不由转目望一眼镜中。金蛇在竭力盘结出与她的高髻一样的形状。它的样子颇显笨拙，却用一对碧眼直直望着她，金舌信颤吐着，很是一副自得、卖乖的神气。一瞬间，她不禁掠过一丝骇笑。

随着一声门响，紫儿手捧一小碗米饭进房，泉子随在紫儿身后，提着一把长铲。

“蛇在哪里？”泉子轻声问。

柳才人指向褥上，然而，金蛇转瞬间踪影全无。

泉子一脸失望：“溜了？”

“还说便宜话呢！让我等这么久，那条蛇若是存心咬我，十次也咬了。”她懊恼地嗔道。

泉子忙跪至地上赔礼：“贵人恕罪。”

她轻啐一口。泉子起身，殷勤地低问：“我细搜一下？这条蛇多半藏在哪一处角落里，贵人不提防被它咬了，可就坏了。”

柳才人微蹙秀眉。她心知泉子所言有理。然而，映在窗上的天光正在悄悄明亮起来，很快便该去上工了。她担心来不及在上工之前将晨妆画好。踌躇一下，她下了决心：

“你先退下去，待我梳妆好，再来搜寻。”

泉子迟疑：“这不好罢，要是……”

“啊呀，出去！”这小宫监细细的嗓音令她心头忽起一阵烦恶。想到自己尚未妆画好的面庞为泉子看见，她更觉不悦，负气转过面，抿紧嘴，着手向面上扑粉。

见她生气了，泉子与紫儿只得无言地退了出去。房中仅留下柳才人一人，她细心地向面、颈、前胸与后背擦粉，同时，思忖着今日面庞上的花钿样子。她昨夜临睡前已经大致想好，晨起以后，将在额上贴一朵翠地红花的翠钿，翠钿是她亲自用翠罗、红绢剪贴而成，钿心上缀有一小粒珍珠。然后，她将把一对凤眉描得更宽、更长，再在眉梢畔画一对似流云又似凤尾的颊黄，一直延至双颊。嘴角两边各贴一对黑色圆靥。她将穿一件菱纹罗窄袖敞口红襦，束一条石榴红长裙，外罩一件白地上